



主讲人:陈胜利

国家一级导演,技术三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生于河南郑州,198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曾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武警总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人民武警音像出版社社长、武警电视宣传艺术中心艺术指导。代表作品有《黑槐树》《凤凰琴》《九一八大案纪实》《情感的守望》《女子特警队》《热带风暴》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

我为何要去新疆“摘棉花”

——电视剧《花开时节》导演阐述

■陈胜利



《花开时节》哈密启动仪式后,我忽然对担当该剧主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制片人王是问我,为何想“摘花”又三心二意?此言可谓一语中的问到了腰眼儿上,我直言相告,想去摘花是因为有话要说,而三心二意是因为有口难言。

说来说长

三年前的一天上午,陈舒平提着厚厚的剧本《花开的季节》来找我,说让我看看替他把关。我与舒平既是老乡又是老友,他的底牌我还是略知一二,过去虽染指过影视剧,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折腾栏目和专题。论政治敏感他嗅觉过人,但艺术判断却不知深浅。看着装帧精致的剧本和周密详尽的策划书,我惊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挤出时间认真拜读剧本,没读几集却令我大跌眼镜。

女儿要去新疆摘棉花,父亲不允,将其锁在屋里,她假喝农药才逃出魔掌,于是,父亲举着菜刀满街追凶,开端就很狗血。接着便是无所事事鸡零狗碎地坐火车,一坐就坐了好几集。下了火车便开始轰轰烈烈的多角恋爱。原来她们不是去拾棉花,而是去那遥远的地方谈情说爱。虽多年没有下乡,但我知道真实的乡村既没有悲情主义描绘的那么凄惨,也不会像剧本写的如此浪漫和魔幻。

咬牙勉强读了10多集,实在忍无可忍,后边的内容只能是一目十行浮光掠影。诊断结果是——东拉西扯不知所云。

本想打电话痛批一番罢了,可话到嘴边欲言又止,毕竟人家花了银两费了心血,一棒子打死实在是惨无人道。再说,这些年我看不上眼的货色还常常赚得盆满钵满,也让我失去了往日的尖刻和自信。于是,就说了些题材不错故事欠佳的客套话,一脚把球踢给了央视。果不出所料,央视同仁政治敏感,喜欢这个题材,但对故事也不太满意,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不会再有下文,不料,事儿非但没有到此结束,而且还一波三折闹得风生水起。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说着又是一年。

一天上午我在医院查体,舒平先生又来了,不仅捧来了厚厚的修改剧本,而且还带来本剧的投资商。说是看我,其实是“验明正身”和派活儿。不论是骑虎难下还是立志高远,舒平先生都不是你我凡人,做事的耐力韧性实在了得,锲而不舍的劲头也非常人能比。总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总能把山穷水尽折腾成柳暗花明。

经历了上次各方意见的打击,他并没有收手,而是找编剧不厌其烦地组织修改和创作。然而,当我看过改后的剧本,这次不是大跌眼镜,而是眼镜碎了一地。剧本除增加了维汉爱情以图解民族团结外,还塞进了“机采棉”的新技术推广。眼看剧本创作误入歧途,坠入深渊,若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实在于心不忍,所以就说了些实话狠话,忍不住还贡献了点儿“真知灼见”。不料,舒平先生听完顺坡下驴“讹”上了我,美其名曰让我挂帅当总,以救危局。我是个顺毛驴,经不住别人夸赞,一戴高帽就顺杆往上爬。谁知道人家是请君入瓮啊。当着投资人不便一口回绝,只能暖

昧含混不置可否,结果,成了半推半就似是而非的就范。

原本我只是个看台上的观众,一不留神成了场上的球员。尽管说的头头是道,可我毕竟没有摘过棉花,对摘棉花的故事也少有留意。好在我还没有利令智昏,深知不能无中生有的硬道理。为了出点真招实拳,只能临时抱佛脚求救互联网。始料不及的是,看了一些摘棉花的故事和纪录片,我突然变得脆弱,潸然泪下浮想联翩。

当我们在灯红酒绿中推杯换盏,口吐莲花高谈阔论青春励志浪漫爱情时,家乡的婶子、大娘、媳妇、姐妹却扛着大小包袱挤在透不过气的车厢里,她们背井离乡、要受三天两夜的路途煎熬才能到达遥远的戈壁,披星戴月、风刮日晒,她们在无际的棉田里,或弯腰弓背或跪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摘棉花。脸晒黑了,唇裂了,手划烂了,几个月下来挣的不够大款贵人们的一顿饭钱。而她们却怀揣工钱和希望返回自己的家乡。年复一年,成群结队、延绵不断摘棉花的女人们往返于黄河和天山之间,成就了媒体们说的迁徙候鸟和奇特景观。

要寻找你阿瓦古丽/把最美的歌献给你……

我哼着刀郎演唱的这首新疆民歌,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有口难言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电视剧离不开讲故事,可剧本没故事,所以有口难言。

说剧本没故事似乎有点尖刻不厚道,那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都写了些什么?

其实,说没故事确实不够准确,而是没有真故事,人假、事儿假、情也假。故事设计是概念的图解。所谓戏也是生编硬造的,简单地说是买空卖空的空手道。

期间我读到小说《摘花状元》。尽管小说内容单薄,人物浮光掠影,主题开掘也显肤浅,可即便是捕风捉影,毕竟还有风有影。实话说,小说比后来的剧本好看。可是,中篇小说没有提供支撑长篇电视剧的人物关系和事件,更谈不上思想启迪和戏剧张力。若拍成90分钟的小电影也许还勉强凑合,可要拍30多集的长篇电视剧恐怕就难以继了。



电视剧《花开时节》剧照

其实,看完纪录片我才恍然大悟,去摘棉花的女人中,年轻貌美、天生丽质的女子不在少数。记得画面中一个孩子刚满一岁的女人,清秀的脸庞上眨着一双俊美的大眼,那容貌和当红明星比也毫不逊色。可她为什么要舍家抛子去摘棉花,吃这份苦受这份罪?弱小的身子怎么能扛起比身体还高的大棉包?

按照时下流行的逻辑猜想,这个女人之所以千里迢迢来新疆采棉,不是婆媳失和夫妻反目,就是生了一个脑瘫孩子;或者偷情被抓跑到戈壁来惩罚自己。你绝对不会想到,甚至也不会相信她来的理由只是因为“疼爱”两个字!丈夫疼她,一直在外拼命挣钱养家,受了伤也瞒着她。为了疼爱男人让他喘口气,孩子刚满一岁她就跑来摘棉花。

我是喝黄河水长大的,虽没在乡下生活,但对乡村并不陌生。

无论《小槐树》,还是《黑槐树》,早年那些浪得虚名的作品,大多都是从家乡的土地里刨出来的。我最不该忘记的,就是曾经哺育我和我那些作品的乡村情感。

劳动还光荣吗?劳动者还被人看得起吗?

荧屏上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六宫粉黛争上位,究竟还有多少人能想起摘棉花的女人?勤劳善良的美德与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祖训一遍遍召唤我着眼这一题材。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来到了戈壁/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古丽/我要寻找的人儿就是你/哎呀,美丽的阿瓦古丽/多年前她丢失在遥远的伊犁/我

想到此我便不寒而栗,暗自庆幸自己还在岸上没有稀里糊涂地跳进去。于是,我知难而退准备备蝉脱壳。告诉舒平先生,剧本必须深入生活另起炉灶,挂帅老总也需另请高明。中途变卦虽不够仗义,但总比不清不楚瞎编地道。为了安慰他,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就给他推荐了别人。没想到为此他又走了不少弯路跳了不少坑,其中的疼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再后来,这朵花说了一家又一家,究竟花落谁家我没多问,也不敢问了。见面就敷衍了事的说,只要名花有主我都祝福喝喜酒。我不愿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也不期待似曾相识燕归来。只想与花儿渐行渐远,让那一肚子想说的话慢慢消磨在时间里,或者一觉睡醒都忘了。

始料不及,“山穷水尽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没想到我的老家河南相中了这个题材,也要去“摘花”。

听说老家的后生要接这个烫手山芋,而且要在哈密举行启动仪式。都说近乡情怯,我是真的害怕了,怕对不住家乡父老,怕毁了对我寄予期望的后生,也怕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我虽然拒绝了老乡的邀请,但经不住至爱亲朋的思想工作和情感攻势,为了弥补之前的敷衍之过,我答应去了哈密。

其实,去新疆还有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是想去看一看魂牵梦绕的阿瓦古丽,怎么也没想到哈密之行是个美丽的陷阱。冲动之下我答应去戈壁摘棉花,并且要找到丢失的古丽,可是,棉花在哪儿,阿瓦古丽又在哪儿呢?

李渔的女儿叫李好,故本文的题目也就取名李渔好。

李渔是个设计家,也是个书画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就成为挚友,这缘分是来自他多次获得全球“世界之星”包装设计大奖后,我拍了一部关于他和另一位设计家的文化纪录片,名为《寻找本土》。这部片子在中央台和湖南台顺利播出,而且还获了奖。后来,李渔去了深圳,几十年过去,他不但在设计方面还是响当当,而且金石和书画更有气场了。

前不久,李渔来电告我,他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女儿李好策划了一个国际艺术联展,邀我携摄影作品加盟。于是,我马上精选了30幅自己近年拍摄的黑白影调作品发给李好。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就收到《看见未来——当代艺术展》预展邀请函。

七月流火,深圳有点热,但前来观展的友人都兴致很高。我在李渔的引导下,

先睹为快,把展会认真地观赏了一番,敬佩之心顿生,不得不点赞这一老一少策展人的艺术用心。

展会共包含15个艺术章节,共分为A区和B区。我在B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展览的前言。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自7万年前一群南非的智人在石块上画下9条有意识的线条后,艺术似乎便与视觉紧密相关。解构时间与空间,让观众在所见或许并非所得中,用自己的体验定义艺术,去看见未来。”因此,我也体会了策展人把前言隐匿于众多展品之中的苦心。因为只有用心去看,而且用心去寻求的观众,才能享受到艺术家思想的全部。

在这个展览中,除我和李渔外,其他十几位参展艺术家都来自于国外,其中有几项作品让我震撼。比如来自以色列的Hamidrasha艺术学院的娜玛·瑟巴(Naama Tsabar),这是活跃在当代艺术前沿的一位多媒体艺术家。她突破表

演、雕塑以及摄影等媒介的边界,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对性别角色的挑战。

娜玛·瑟巴的作品是个装置系列,艺术家将音箱放拆开,把里面的电线和零件在亚麻画布上重新排布,让工业产物在艺术家的解构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视觉逻辑。在观众眼里,这个工业产物在艺术家的解构下形成了有如梭织般的画面,同时保持其音箱的功能性,与地面吉他装置相连,成为一件虚构“乐器”,奏鸣出新的声响。

又如法国艺术家Maotik带来的像跟踪、投影、编程技术,其作品聚焦于沉浸式的多媒体艺术体验以及超乎寻常的视觉冲击。据李好介绍,Maotik曾是Moment Factory团队负责人,创作了许多大型装置艺术,此次参展的作品《绽放》,也是Maotik创作的互动艺术作品之一。Maotik利用传感器、投影与程序,将人和设备相联系。通过观众手势的变

化,在较大的空间内可以与机器互动,并加入自然的元素,使人类、技术和自然相互连接。由于每个人对这个作品的反应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每个人见到的都是一个全新的“绽放”,这就使每一个观众也参与创作,这便是互动艺术的魅力所在。

在参观之中,李渔把我带进了B区三楼一个空间。在他神秘的微笑中,我断定这里与我有关。果不其然,从这个展厅中央置放的一个小棋桌可以显示,这个展厅中展示的所有展品,都是以我的摄影作品与李渔的设计作品的空间对话。此时,我诚惶诚恐地表示,这对于我来讲,规格是否有点过高。

李渔好

■盛伯骥

但是,在旁边的李好表示,盛伯伯的作品很有魅力,比如那幅在北美拍的《枯木》,已被好多国际友人关注。这时我才放下心来,因为在国际展会中,如果你有一幅作品受到关注,也就代表你这一批作品在这个展会中有了一定位置。

其实,我也十分清楚,自己是个影视制作人,对于摄影艺术的介入,还是个初行者。今天的被人关注,与李渔和李好对我的推崇有关。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参展信息发至朋友圈,朋友的点赞铺天盖地,这说明一个问题,艺术的问题也是关于朋友的问题。爱上你所有的朋友,就会有成功的你,这就是人生的艺术。

